

「第二屆國際油畫交流大展2026」昨日在中央圖書館舉辦開幕典禮。展覽展出逾250幅風格迥異的作品，能看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美術系教授張利、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徐里、俄羅斯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導師Nikita Mogilevtsev、俄羅斯莫斯科蘇里科夫國立美術學院院長Anatolii Liubavin、法國巴黎資深藝術家Francois Bhavsar及來自香港的逾50位藝術家的畫作。展覽展期至8月16日，每天都會舉辦面向公眾的藝術活動。

● 文、攝：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顏琨、實習記者 梁家悅



●「第二屆國際油畫交流大展2026」吸引眾多觀眾入場觀賞。

## 第二屆國際油畫交流大展揭幕 逾250幅畫作亮相

# 中西名家藝聚香江

俄羅斯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副院長Andrei Skliarenko致辭時表示：「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香港參加這個展覽，再次感受到香港朋友們的熱情。對我來說，不管是當代、傳統還是學院流派，能感受到藝術家的創作、看到藝術家（本人），能夠相互了解，這才是當代藝術的交流活動。」

中央美術學院教授丁一林致辭稱：「今天進入到展廳，看到這麼宏大的場面，我有些震驚，在香港能組織這麼大的一個活動非常不容易。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展覽，我已經感受到了這個展覽的盛大，以及油畫成為了一種國際語言。我們不僅給觀看者帶來了審美的享受，其實我們在畫的過程當中也有一種精神的享受。從這一角度我又特別感受到這個展覽的國際視野。」

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致辭指出：「他們（香港油畫研究會）推動油畫與藝術發展，提升了藝術家的地位與受關注度，同時也為許多香港藝術家提供了展示才華的機會。希望香港藝術家與國際名家多加交流，期待油畫展覽能一屆屆辦下去，進一步提升香港油畫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力。」

香港油畫研究會會長林鳴崗致辭說：「我覺得文化藝術是人類精神生活的一個重大的部分。油畫就是全世界受眾體最大的、最受歡迎的一個（藝術表現）媒介。外國人到中國來也想看到我們中國人的內心世界。」他提及自己兼具旅法經歷與蘇俄文化背景，深感「俄羅斯文化是世界藝術的瑰寶」，「在全球化背景下，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，應具備文化自信，展現文化軟實力。」

### 以美潤心 藝術點亮生活溫度

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竇鴻、一新美術館創辦人孫燕華、深圳大學教授梁壯志、俄羅斯聖彼得堡列賓美術學院導師Nikita Mogilevtsev、俄羅斯莫斯科蘇里科夫國立美術學院院長Anatolii Liubavin、法國巴黎資深藝術家Francois Bhavsar、香港畫家沈平、香港畫家廖井梅等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。

今次展覽由香港油畫研究會主辦、Cypress Seed Gallery協辦，並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。談及「第二屆國際油畫交流大展2026」，林鳴崗表示：「第二屆展覽的參展人數更多、創作水平有所提升。」展覽期間特別增設了多項豐富的公眾參與活動。林鳴



●藝術家Arsen Kurbanov的作品《蘋果季節》



●眾主禮嘉賓在「第二屆國際油畫交流大展2026」開幕儀式上合照。

主辦方供圖

崗認為：「藝術總是要慢慢熏陶，希望大家能夠長期接觸到好的藝術。藝術創作可以美化生活，我覺得這種愉悅會給人們的情感帶來一種提升。」

### 余似心攜《自畫像》參展

藝術家余似心本次攜四幅以「人像」及「人體寫生」為主題的作品參展，這亦是她第一次參加「國際油畫交流大展」。余似心表示，「非常感謝香港油畫研究會舉辦是次展覽，讓本地藝術愛好者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畫家面對面交流。」

談及對鏡臨摹的《自畫像》，余似心表示創作時間大概五到六個小時。「畫自畫像的時候只需要對着鏡子，所以非常方便。我畫的時候還有用到透明的顏料，所以增強了畫的透光性。」

被問及與繪畫的結緣，她表示：「我在14歲時便開始學習繪畫，雖然後來因踏入社會工作及照顧家庭而一度放下畫筆，但心中對藝術的熱愛從未熄滅。直到子女長大成人後，我才重拾畫筆，並遠赴意大利一所由俄羅斯藝術家創辦的畫校深入進修，希望藉此汲取不同地區的文化養分與藝術技法，豐富個人的創作視野。」



●（上、下）藝術家余似心的作品《自畫像》

## 一次難得的文化奇觀

享譽世界的音樂劇《貓》（CATS）8月6日在香港上演，演出將持續到9月份。以貓寓人，這番巧思恐怕是音樂劇《貓》45年來常演不衰的原因之一吧。更巧的是，就在此劇上演一周前，另一台以蟻寓人的大戲也在香港隆重上演：就是根據中國明代大戲劇家湯顯祖的劇本《南柯記》改編，由江蘇省演藝集團崑劇院呈獻的崑劇《南柯夢》。

《南柯記》是湯顯祖「臨川四夢」之一，取材於唐代傳奇小說《南柯太守傳》。故事的主角淳于棼是串聯全劇的唯一主線。他醉酒之後睡在自家槐樹下進入夢鄉，夢裏來到大槐安國，國王與王后（實為蟻王與蟻后）賞識他，把公主嫁給他，封他做南柯郡太守，一路高官厚祿。不料公主意外病逝，淳于棼遭人讒言陷害，受國王疏遠，最終被遣送回人間。夢醒之時，他才驚覺：所謂大槐安國，就是槐樹底下的螞蟻巢穴，南柯郡就是槐樹南枝下的一個大蟻洞。榮華富貴也好，蒙冤受屈也罷，如同夢中的蟻國，盡為虛幻。成語「南柯一夢」正是出自這個典故。

在香港看到的這版《南柯夢》，是《南柯記》劇本誕生400多年以來首次完整搬上舞台的一版。江蘇省演藝集團崑劇院將原劇本做了減法，從原來的44場精煉為17場，刪掉了一些枝蔓情節，以及原創對社會的詰問，增加了愛情和夫妻關係的戲份，更聚焦於追問人的命運和幸福觀。2012年首演於台北，並在內地多個城市巡演，廣受好評，其主演至今已歷兩代。

筆者有幸，隨兩部傑出的大戲，沉醉在東方古雅的崑劇聲腔與西方經典的當代歌舞中，神遊於我們人類平素俯視甚至無視的貓界和蟻境，體驗了不被人類打攪攔與人類社會相似的美好和醜惡，用短短

幾個小時「看破」生活與生命的本質，隨後安然「返回」人間。

同樣是動物寓言劇，同樣映照人生的思考，《貓》與《南柯夢》形成了有趣的反差。

音樂劇《貓》誕生於1981年的英國，聚焦「貓個體」命運的挖掘和展現。全劇從第一秒鐘起就將觀眾直接帶入幽暗的貓世界，那些通體長毛、拖着長尾的人形大「貓」在舞台上做着貓爬，打鬧，翻滾，而後迸發出人類美妙的歌舞。以這種卡通方式推演的人生，毫無違和感，此時的觀眾很自然地將那些貓與人合體，大「貓」呈現出的貓生，帶動觀眾跳出人間看人世。這種時而化入、時而跳脫的欣賞狀態，正是寓言式戲劇特有的優勢。

作為個體的生命狀態始終是當代西方文學與戲劇重點觀照的視域。「二戰」之後三四十一年，西方社會進入蓬勃發展期，在「自由」語境下，人的異化所導致的苦悶與焦躁，成為普遍的時代病。正像劇中唱的：自由是孤獨的重負，令人恐懼和空洞。全劇結尾，貓族「長老」老戒律伯更是一語中的：「貓其實和人類非常相似。」大約是劇情戳中了西方世界眾多的靈魂，這一版《貓》連續21年在倫敦總計上演達到8,900多場，平均每年演出超過400場！而在倫敦版基礎上，1982年又誕生了百老匯版，本世紀又幾經改編，該劇的形式花樣翻新，貓族的故事也常講常新，在世界更多地方引發廣泛回響。今次在東方國際都市香港，回歸最初經典版本的樣子，剛好也戳中了當代香港人的心窩。

崑劇《南柯夢》同樣探討了人的生命狀態和價值問題，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幸福觀，用今天一句大白話來說就是「升官發財做老爺」，成為人上人。在封建政治年代與農耕文明時代，進入「體



●《南柯夢》中的「情盡」盡顯功架。

康文署供圖

制」是平頭百姓的唯一上升通道。於是，文人的宦海浮沉，成就了中華民族的千年悲嘆，如李白、杜甫、蘇東坡之蓋世奇才，也不得不面對仕途坎坷所帶來的生活窘迫。而隨著南柯一夢的醒來，全劇結尾點題的一句「普天下夢南柯人似蟻」，似乎是400年前的識語，也正點醒今時風靡的成功主義幻夢，凸顯出這部古典戲劇歷久彌新的神奇魅力。

《南柯夢》體現了鮮明的東方審美，不僅因崑劇的古典形態，其水袖與身段的傳統美學意味，而且有着與音樂劇《貓》截然不同的故事結構。劇情從主角淳于棼的人間不爽講起，隨其發夢過程順勢進入離奇夢境，又從夢中的悲歡離合驟然抽離，重回人間，這種現實人生與槐安夢境的二重戲劇結構，將觀眾置於「上帝視角」，是音樂劇《貓》所不具備的。人之視蟻猶如老天視人，沉浸於兩個夜晚總共6個小時的崑劇大戲，時常有「人在做，天在看」的俯視感。然而，如果認為這樣的戲劇架構減弱了觀眾的代入感，那就錯了。東方傳統美學的妙處就在於，既能代入，又可昇華觀者的自身



●傳奇音樂劇《CATS》

攝影：Nardus Engelbrecht

獨立認知。兩部劇的表演，也是東西方兩套審美體系的有趣映照。據說45年前《貓》在倫敦初排之時，主要演員因為跟腱受傷而被迫換人，可見其舞蹈之勁爆。而這次來香港擔綱《南柯夢》螞蟻公主一角的賀欣悅，是00後崑劇新苗，因為自帶的「仙氣」和扎實的武功底子，在全劇最後一場「情盡」的表演中，舞動一條長綾，把人間與仙界的隔閡，也即現實與理想的距離，詩意劃界，傳神又出彩。

崑劇《南柯夢》作為香港「中華文化節·中國戲曲節2026」的正式公演劇目，是香港特區政府精心挑選引進的中華文藝精品。音樂劇《貓》是華人文化集團聯合港台相關公司，與GWB等國際娛樂公司聯合製作的企業甄選。兩台經典寓言劇在立秋時節於香港不期而遇，古與今、中與外的巧思與精彩雙向奔赴，形成了一次跨地域、越古今的文化對話。

流年易逝，人生苦短。逢立秋時節，暑氣仍然蒸騰，人心依然躁動，而此間的人們，是否收穫了內心的秋爽與寧靜呢？

● 文：怪怪